

## 大安行 [组诗]

□肖达

## 再遇

仿佛再次与时间相遇  
与绿一起淹没  
所有声音都窒息了  
天空之城的颜色  
是最蓝到反光  
眼睛里看到的  
映出心里的期盼  
身边的人已经不是先前的人  
先前的人也不是先前的脸  
隔着看不到的  
眼睛在万千的明亮里  
模糊

## 锻造

风从门外来  
从牛心套堡最近的那支芦苇梢头来  
太阳  
在午后  
厂房的屋顶拦不住光  
白花光亮到黑眼

右袖口热了,左袖口却是凉风  
黑的手碰下去,蹦出红的瓶子  
软到没有筋骨  
硬到穷词断句  
惊艳到想哭

## 清秀

从骨头里来,回到骨头里去  
清秀到底  
腼腆一笑,便是魅力  
像小说里的人  
把不能变为可能

## 嫩江湾的水

我想以更谦卑的姿态俯视你  
在风的照拂下  
尽展裙裾  
如同那临风把酒的女子,从深处的岁月走来  
不回头  
只看楼台之下温柔的水湾  
与你小心翼翼贴吻

## 碱水稻

就这样,像人类一样轮回  
站成一排  
水坝又深又远  
从科尔沁到来的风  
到这里走走停停  
在你们的腰上打转  
看  
田头那人  
顺着风声,他跟自己耳语  
你们听得懂

## 嫩江湾 [外一首]

□马彝

如果要给嫩江湾比喻成人  
她更像一个素面朝天的少女  
没有脂粉气,没有城府  
却能让风沙,柔软起来

面对“春捺钵”的辽帝  
面对来访的贩夫走卒  
一千年过去了,她  
都是那般温婉友善

倘落入她的怀中  
我就变成一条鱼  
无论身处哪里  
都畅快地游弋

倘贴近她的身子  
我就变成一只鸟  
无论看似恩爱的鸳鸯,还是  
毕生忠贞的大雁,都相信爱情

倘触及她的头顶  
我就变成一朵云  
无论积云、层云,还是  
卷云,都修得云卷云舒的境界

嫩江湾,真正懂她的人

会时常走近她,把自己的心  
向她袒露,找回纯真

## 两家子镇的大挠子

七夕,成群的大挠子伫立田间  
有别于河畔的芦苇,它们不愿  
思考生命向度,抑或人生哲学

只是在秋风里,唠着张家李家短  
当然此刻,还掺杂着各自的情话  
一些贴近柴米油盐和节气物候的情话

一株大挠子,注定做不成笤帚  
笤帚的诞生,需要几株大挠子  
抱团,再经过农人粗糙勤劳的手

形态各异的大挠子,漂洋过海  
彼时的劳动工具,已化身艺术品  
不同肤色的人观赏之把玩之

倘你在某地与其邂逅,不妨想起  
它们的故乡,两家子镇  
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 
其实两家子,也可以说一家话  
就像所有的大挠子,都向笤帚奔赴

在北方生活多年,我深爱北国早秋。早秋不似夏日那么炎热,不似深秋那么肃杀,而是气候宜人的,是蔬果盈仓的,早秋的花叶是会色彩魔术的,早秋的山野是五彩斑斓的。

北国早秋,天朗气清。刚一立秋,秋便认真真地上岗了,天气一天凉似一天,早晚温差变大,夏日浓稠湿热的空气不再,代之以清爽、清朗。白天,天空比夏天高远,云彩比夏天简约,要么碧空明净万里无云,要么天高云淡丝丝缕缕,要么浮云朵朵安静悠闲。因为少了云翳的过滤,秋夜的月亮也更为皎洁,更为醒目,清光团团,银辉缕缕。在这样的夜晚,各种虫儿的吟唱声也似乎变得清越、清亮了。

北国早秋,蔬果丰收。这时节逛早市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了,茄子、豆角、玉米、西红柿等,堆成了紫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红的小山,琳琅缤纷,养眼养胃。桃子、李子、葡萄、姑娘等,都带着新鲜浓郁的果香,深吸一口,口舌生津。各个品种的玉米棒,甜的脆的黏的白的紫的彩的,带着叶带着须带着秋露,在地垫上或小货车车厢里堆着叫卖。

还有新上市的大米,新收的秋木耳,新采摘的松子、榛子等坚果……此时的大地无比慷慨,把一切最好的都馈赠给人们。

北国早秋,花开遍野。这正是花海畅游赏玩的时节。湖面上,荷花还没有凋残,仍婷婷袅袅立于荷塘间,撩动绿色的裙摆,清波映照。山坡地,波斯菊高瘦的花秆随风摇曳,白的、粉的、红的花朵迎风起舞。小区里,紫玉簪也开得正好,一支支紫色的花穗从挨挨挤挤的阔大绿叶间高高斜挑出来,像美人绿鬓间斜插的一支支紫花玉簪,摇曳生姿。就连狗尾巴草弯弯的绿色毛穗都渐渐变成了褐黄色、米白色、紫红色,采一把握在手里,并不比花逊色。

北国早秋,叶比花娇。各种树木的叶子虽然不再像春日那样鲜嫩,不再像夏日那样饱满,而是一点点失去水分,失去光泽和厚度,色彩却逐渐斑斓丰富起来。若是宏观一片片树林,你会不由得想起学过的那些古诗文名句,想起“晓来谁染霜林醉,想起“层林尽染”。是的,就是“醉”的晕红酡颜,就是“染”的变化万千。若是微观一片片树叶,你会发现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,大自然是最好的调色师,每一片树叶的着色过程都是那么巧妙。它们变黄变红变褐的进程是不同步的,有的先从绿叶边缘镶上一圈花边似的黄色,有的从叶柄到叶间一点点晕染变色,有的沿着叶脉附近丝丝缕缕地变色,有的斑斑点点

步步为营地变色,还有的以叶梗为对称轴一半一半变色。此时树叶只是偶尔飘落一片,慢动作似地悠悠打着旋儿往下翻舞。但“一叶知秋”,捡起一片落叶当书签,便是捡起了最早的秋意。

郁达夫说,南国之秋,色彩不浓,回味不永。秋的深味,非要在北方,才感受得到底。

是的,赏秋要到北国。北国早秋,秋的颜色与气味,秋的意境与姿态,让人欣赏不够,享用不尽。

北国早秋,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,有“白云红叶两悠悠”,有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,有“桂魄初生秋露微”。

北国早秋,天空是遥远的,空气是爽朗的,瓜果是丰腴的,餐桌是丰盛的,草木是多彩的,心情是熨帖的。

北国早秋,是越酿越浓的酒,是越奏越欢的曲,是越开越艳的花,是越涂越绚的画。

阳光透过古树,斑驳地照在幽暗的森林。细看,很多长满青苔的枯木,横七竖八,或躺或卧,以各异的形态陈列于大地上。有的似狂蛇飞舞,有的像鳄鱼吞食,有的宛如黑熊顾盼,有的则似神鹿祈福。这便是被誉为“枯木天堂”的四方顶子。

它是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内最典型独特的玄武岩质火山台地。地势开阔平坦,海拔1233米,在高山气候的作用下,形成了奇特的林相和植物群落,呈现出一幅近乎远古时期的生态景观,昭示着自然造化之神奇。

一棵棵参天古树,虬曲苍劲,表面缠满皱纹。印记着岁月沧桑的其间一棵,粗壮的根须裸露在泥土外,形似仙风道骨的古人,手抚长髯,追溯着远古的记忆。

缓步行于林中,体味着生命最原始的静寂,其间流动着时间的从容和空间无限变化的奇妙。突然,一只鸟儿扑簌簌地飞起,惊扰了我的思绪。

我闻声而望,一株站立着的枯木映入眼帘。那树,躯干高大却不是壮伟,颜色也很朴素,灰中带黑。树皮很是粗糙,甚至皴裂、叠卷,布满皱纹,整个躯干没有一处细腻,树叶落尽之后更显沧桑,但它却没有丝毫萎靡、颓唐,整个身躯如虬龙般屈曲盘旋,昂然向上,直冲云霄。

在一堆怪石的包围中,它孤傲地站在那,茫茫天地间,站成一尊不朽的雕像。它与清风对酌,与明月相望,以静默的姿态伫立在瑟瑟秋风中,深沉而内敛,从容而坦荡。斗转星移,镌刻它沧桑的记忆;天雷地火,锻造它不屈的脊梁。纵然成为朽木,树干仍擎向苍天,倔强而狂放。

可以想见,它也在春夏的风和雨露中滋长,也曾有过青葱岁月,郁郁时光;在秋的苍茫中,落叶舞动着它的思绪,褪尽所有繁华,依然站立成秋天的旷达高远;冰雪中身披满树琼花,将荒凉婉约成华美的词章;朔风中,它闭目凝思,内心蕴藏着无限的希望,待春风吹过,满眼的嫩绿,必将点染江山如画。

一路走来停停,探寻着枯木之美。

忽然就想起了苏轼的《枯木怪石图》。在苏轼的画里,一株枯木,盘屈倾斜,艰难向上。那远远逸出的生长的姿

## 枯木天堂

□王宇

势,倔强又峭拔,让人心生敬畏。米芾曾评价说:“子瞻作枯木,枝干虬屈无端,石皴硬。亦怪怪奇奇无端,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苏轼画的虽是奇形怪状的枯木,表达的却是仕途的坎坷和内心的不屈。

他被贬黄州,因一时无处落脚,暂居定慧院。那时黄州一片萧索,苏轼第一次尝到了悲痛及生活的艰辛。他在给弟弟王元直的书信里说:“黄州真在井底!精神上郁郁不得志,生活上穷困潦倒。如此际遇,他恰似一株枯木。好在,有一派壮丽山河,来安顿他这株枯木;有一腔文学热情,来承载他无言的落寞。”

衣食无着,他就带领家人于黄州城东开荒种地,维持生计。还发明美食,苦中作乐。当沙湖道中遇雨,挥就了《定风波》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他用铮铮风骨弹拨大江流水,点燃英雄豪杰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激情。

苏轼在不断被贬的过程中,心灵一次次受到洗礼,所以他的画作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。他笔下的枯木与四方顶子的枯木有着同样孤高刚强的风骨,在命运的坎坷中宁折不弯。他其实就是一棵在逆境中葆有孤高不屈的灵魂之树,不惧人生风雨,才成就其文坛的长青之树。

站在“枯木天堂”之巅,我想,苏轼若到四方顶子,想必会如我一样,被千奇百怪、盘根错节的枯木吸引,说不定会写出诸如《赤壁赋》一样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呢。

## 丽姐姐

□罗鸿

很多年以后,我还能记得那样的夜晚。我们在乡间葡萄架下乘凉,夜风拂来时,虫吟声、嘉陵江的波涛声、枝叶间细碎的碰撞声,都会愈加清晰。三爷爷讲述着牛郎织女的故事,烟斗上的火星也跟着明明灭灭地闪烁。

那时候,邻家的丽姐姐总在织着一四季也织不完的毛线衣。她每晚都坐在小凳上,低着头,双手没有空闲,两根毛线签子上下翻动,略微弯曲的指头轻轻一动,就会牵起柔韧的毛线在签子上绕行、穿梭,形成“元宝”“麻花”“小麦”等不同的花纹。那针脚细密、花样独特的半截毛线衣最初只有那么一圈,后来就增加了袖子,再后来有了领口,一件漂亮的毛线衣就那样一天一天接近完成……从祖父母到父母兄弟,她家每人至少有一件她亲手织就的毛线衣。那阵子她正给一个陌生男子织,据说那人叫“未婚夫”。

大热天搓着一团毛线,她也不怕热。她还说天热时织好了,天冷时就可以穿,有着未雨绸缪的精密计划。这就让我们不愿意跟她亲近了,我们宁可围着三爷爷,听那讲过多次的牛郎织女的故事。三爷爷讲完,还会指着满天繁星说:“看,那就是银河,那三颗排在一起的星就是牛郎和两个孩子,长带子一样的银河对面,那颗最亮的星就是织女星。”我们头碰头挤着,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,找到了就瞎嚷嚷,没找到的还要揉揉眼睛继续找……而她,那个巧手丽姐姐,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喧闹,只在一旁抿着嘴,眼里倾听着比毛线还绵密的柔情。偶尔,她还会举起未完工的毛线衣,在灯光下打量着,满意地微笑着。

等我们每个人都找到牛郎织女星了,三爷爷接着说:“今晚是七夕节,那牛郎织女要鹊桥会,葡萄架下还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呢。”我们不信,七嘴八舌地议论:“骗人的,从来没听到有人说话。”“过节,怎么没好吃的呢?”“就是,没吃的,过节有什么意思。”三爷爷笑道:“七夕节又叫乞巧节,在古时候的这天晚上,每家每户都要摆很多果品祭拜织女,祈求上天保佑自家的女儿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呢。人们还要在祭品上放一只蜘蛛,等到第二天早上,看蜘蛛在这些果品上结网了没有,如果结的网又大又圆,这家的女儿就能成为心灵手巧的人……”顽皮的小胖诧异地问:“什么叫心灵手巧的人?”三爷爷敲了敲烟斗说:“这个啊,应该就是像你

们丽姐姐那样的人。”

我们扭头看,原来,织女,就在身边啊。往日里普通的姑娘,此时仿佛有着织女星一样的光芒,还像传说中的织女那么貌美和聪慧、秀丽和端庄。

我们艳羡不已,学着她那样,找一截竹子,削成细长的毛线签子。我们把又短又小的旧毛衣拆了,幻想着能不能织出一件漂亮的织物,哪怕是织一条没有技术含量的围巾?我们拆了几个线团,举着一双笨拙的手,迫不及待地做出让线团抖动、毛线飞舞的样子……

最终,我们织出的东西丑出了境界,甚至没有一个成品。我们谁也不能在小伙伴们到处疯玩的时候,耐心地坐着编织一堆毛线。一阵新鲜感过去后,毛线签子已经不知所踪。那些废弃的毛线,跟着做了一个关于“心灵手巧”的华梦后,便寂寞地躺在时光深处。

后来,丽姐姐嫁到部队里,与那个有福气穿着她手织毛衣的人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我们的村子,再没有了这样手巧的姑娘。

再后来,我在大学里读到南朝学者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,才知道三爷爷当年果真没有骗我们。那是一本记录时令、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,里面这样描述七夕节:“是夕,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,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。”“喜子”就是蜘蛛。原来,古时候的女孩子在七夕节乞取巧,是如此富有仪式感!

我还读到唐朝诗人林杰写七夕节的诗:

《乞巧》

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

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

“穿尽红丝几万条”,那是怎样的盛况啊。古人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条银河,同一对牛郎织女星,可是,我们再没有了他们那样的浪漫情怀。

商场里,到处有花色各异的毛衣,机器织成的、流水线上制作的,买来是那么方便,可是,哪里能找到一双巧手的温度,一颗慧心的柔情?

我在高速运转的城市里,无数次回望那个多年前的七夕夜晚。那时的微风,仿佛又拂过了我的脸颊。

## 北国早秋

□易玲

